林峯與羅樂林的死亡行為藝術

翠袖乾坤 查小欣

近期人氣爆燈的兩個男藝人，羅樂林和林峯，同樣大有條件做死亡行為藝術家。

六十三歲的綠葉王羅樂林要多得臥病在家網民慣性收視，整天收看無綫，發現羅樂林二十四小時內在新播及重播劇集中死完又死，共死了五、六次，破了電視史紀錄，網民搞笑地在網上替羅樂林立碑，令久被娛樂版遺忘的他登上娛樂版，出乎意料地，各國報章，包括冰島和愛沙尼亞爭相報道，令羅樂林一夜間蜚聲國際，但講羅樂林未必有人識，如果說「一日死五次的藝人」必人所皆知。

羅樂林精於演「死戲」，遭人打死、病死、激死、好死、橫死都難不到他，堪稱死亡行為藝術家，生肖應改屬貓，有九命，這是娛樂圈好玩的地方，忽然時來運轉，不費吹灰之力便人氣飛升，也看到電視台多年來可用的綠葉藝人不多。

正水深火熱陷入潘霜霜桃花劫中的林峯，正在被迫表演死亡行為藝術，潘霜霜一招比一招狠，似誓要粉碎林峯形象，整垮他辛苦打造的演藝事業。向來玉樹臨風的林峯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樣子慘殘，天天活在潘霜霜的心理威脅下，今天力數林峯一腳踏幾船，犯了女人最痛恨男人犯的錯，最新武器是稱手頭上有林峯不雅短片。

林峯處於捱打位置，為保風度，又要急救形象，又怕進一步激惱潘霜霜，有口難言，實在比死更難受，還要面對記者的追問，只能流着眼淚、一臉憔悴，無奈地哀求潘霜霜收手，林峯巴不得像羅樂林可以死完又死。

現實生活中，林峯成了《孽緣》(Fatal Attraction)男主角，遇上一個因愛成恨，順便借力上位的女人，死纏不放，有人認為潘霜霜所用手段低劣，大壞她自己形象，影響她的發展，這是很out的想法，因為今時今日的人已少了一份正義感和道德審查，否則怎會有「笑貧不笑娼」之說？潘霜霜所演繹的是「搏盡瞓身上位行為藝術」。

中國人的必備知識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最近又再罔顧家裡及公司已再無儲存空間的事實而買入新書，當中沉悶的工具書籍在此不跟各位分享了，倒是一本關於國學的作品令我喜出望外：《寫給年輕人的簡明國學常識》。

最初瞥見這本書時，對它的印象不算太好，皆因其名字容易令人想起一本數年前暢銷的歷史著作，實有混水摸魚之嫌。不過，一開始閱讀後，它卻令我手不釋卷：無可否認，作者確實能掌握到各個朝代的文學、經學及歷史作品的要點，更以簡潔易讀的文筆向讀者一一作出介紹。

全書將國學的基本知識分成「善學問」(哲學)、「美學問」(文學)及「真學問」(歷史)三個部分，鋪排頗見心思，多個如「道在大便裡面——莊子」、「算命算到出國比賽拿金牌——《易經》」及「不是老師愛囉嗦——《論語》」等等的章節題目也起得非常生動有趣，很容易吸引讀者閱讀。

天命順帶吩咐助手在網上蒐集一下學習國學的資源，發現香港電台每星期也會播放一個名為《文化四合院》的電台節目，請來大學講師以選段的形式介紹如《墨子》、《左傳》、《史記》及《淮南子》等中國經典的著作，同時更會引伸講講歷史人物及事件等等，活用剛剛從經典習得的智慧，令知識變得立體，如再配合以上介紹的《寫》及各經典的原著去閱讀，相信很快便能對這些書籍建立穩固的基礎了解。

本來還想談談一本新買入的流行小說《周易大師》，不過篇幅有限，在此只簡單講一句：將之視作小說一讀無妨，別用太認真的玄學眼光去對待此書就是了。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琴台客聚 彥火

三年前，詩人原甸兄從新加坡來香港，與我談起當了新加坡青年書局的總編輯，很想有一番作為。又說青年書局老闆陳孟哲先生同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很支持他的工作。在談話中，我建議雙方合編一套《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

我初步構想，這套文庫的編委會由海內外知名大學的文學教授、學者組成，由編委會選出五十位作家（以票數決定人選），以票數最多的五十位作家為限，希望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界華文文學的面貌。

之前我以為這不過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旋不久，原甸告訴我，陳孟哲先生很支持，結果一拍即合。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和明報月刊同時出版新加坡簡體字版和香港繁體字版。

工作是繁重的，開始的進度是緩慢的，期間也有曲折、起伏，但總算一本本地出版了，目下已出版了四十八位作家的文集，贏得一定的口碑，也有不同的評議。凡是這類選集，很難有兩全其美的選本。

其次，與青年書局經理韓瑞琼（現任總經理）聊天，談到不如在合作《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的基礎上，合力再出版兩套合集，即《新加坡作家作品合集選》和《香港作家作品合集選》。

這兩套合集，編例共分散文（兩卷）、小說（兩卷）、詩歌（一卷）。

韓經理表示可以考慮，後來並獲得陳孟哲先生俯允。這是此套書出版的簡單經過。

出版這兩套書牽涉問題雖然沒有前面一套書的廣泛和複雜，因是合集，其實牽涉的作者為數不少。後來議定，新加坡合集由青年書局主催；香港合集則由明報月刊負責。

新加坡的合集，由多個文學團體負責選稿，香港沒有這種條件，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還幸約請幾位在小說、散文、詩歌領域的資深作家擔任主編，然後向每位入選作者逐個發信、徵文、徵求意見，其過程也是繁複而艱辛的。

這兩套書從策劃、組稿、編輯、出版共花了兩年時間。

凡是編合集或文集，是吃力不討好的，也都難保圓滿的結局，肯定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和缺陷。即使這樣，也要有些人先做起來。做得不好，由後來者汲取之前的經驗教訓，再接再厲，肯定做得更出色。

先後出這兩套書，也是抱持這樣的態度。出版後已不是自己的事了，好與壞只好讓讀者去判斷了。

與《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一樣，這套書得以順利出版，其中與陳孟哲先生、韓瑞琼總經理的支持及幾位主編的努力分不開。我只不過是拋磚引玉的角兒而已。

作為一個從事二十多年編輯出版工作的人，我在編輯工作的過程中，每每想起德國作家一句話：「充滿了感情的時候，就沒有時間的餘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時間的那一邊。」（雷馬克：《里斯本之夜》）

感性與理性是矛盾的，也是糾纏不清的，但是作為編輯，理性應是主導的，這點原則是要堅持的。

選本和合集的好與壞，時間是判官，也是最好的檢驗標準。「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生命是短暫的，作品才是永恆的。這是我此時此刻的感受。

（本文是新加坡青年書局與香港明報月刊聯合出版的《新加坡．香港作家作品合集選》總序）

生命的長度與質量

百家廊 陳曉鳳

最近在人物傳記雜誌上看到百歲學者周有光先生的訪談，如同開啟了人生一扇明亮的窗戶。住在北京一條安靜胡同中的周有光先生，在105歲的年齡依然孜孜不倦地在學海中耕耘，依然思維敏捷、侃侃而談地接受媒體專訪，不久前還出版了新著《朝聞道集》。周有光先生的長壽之道，除了終生做學問之外，也得益於心胸開擴、生活簡單而規律。

我想，度過漫漫的生命長流還能保持着勃勃活力，是個巨大的成功。

以前中國人說「人活70古來稀」，現在北京70多歲的老先生還在公園精神十足地跳交誼舞，90多歲的老太太還天天在胡同裡遛狗。

人類壽命正在向更高衝擊。日本112歲的田鍋友曾為吉尼斯紀錄認可最高壽，俄羅斯一名118歲的男子立即改寫了這紀錄，而1997年過世的法國婦女讓娜．卡爾曼，因活了122歲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年鑒》；接着是哈薩克斯坦婦女瑞薩漢．多索娃，她活了130歲。在上年印度尼西亞進行的人口統計中，竟發現一名自稱已157歲的婦女，她的養女也已經108歲。在世界長壽之鄉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物質條件貧困衛生條件差，但很多村民健健康康地活過百歲，甚至活到120~140歲。

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2010版《世界衛生統計》顯示，人均壽命為83歲的日本，成為世衛組織193個成員國中與歐洲的聖馬力諾並列第一的最長壽之國。1963年，日本僅有157位百歲老人，而現在這個數字已刷新為6.3萬人。日本正以相當法國4.8倍的速度向老年社會進軍。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中60歲以上的人將佔總人口的22%。目前中國超過60歲的人口也超過1.49億。在環境與生態危機的今天，不知給人類增壽的，是科技進步，是文明，還是太平？

然而，生命的長度卻並不一定與質量成正比。如果以人的自由度來衡量，在醫療條件、家庭物質條件都較高的北京，常能看到長壽卻生活質量極低的老人。

有位朋友不久前剛給她母親過了百歲生日。她的母親患老年癡呆等病已在床上躺了30多年，全部生活就是吃與睡，能活得如此之長，全靠子女付出幾十年的悉心護理。有位年過90歲的離休老人，雖然享受着很高的退休金，與兒女居住在一個寬敞的大房子裡，且有專職保姆照顧，但耳目失聰、腿腳不便的她，十幾年來每天的日子就是默默坐在沙發上，等着一天三頓飯，有時幾天都說不了一句話。越難溝通，越無人願與她交流，老人越封閉，最終家人乾脆放棄了精神贍養。以前常去探望的一位無兒無女的離休幹部，守着一架子舊書，靠保姆過了30年，終於喪失了所有機能，怕光怕聲怕一切，終日縮在昏暗的臥室中，隔絕了與社會的一切聯繫。每當在那些高樓大廈寬敞的居室中，見到那些槁木般的孤寂老人，總是心情沉重，覺得他們富餘的家，竟更像是一個囚禁身心的牢籠。這樣的老年，即使活到100歲，又有什麼質量而言？

有人說，歸根到底，精神贍養是件自我救贖的事，此話不無道理。如果不把晚年幸福壓迫在子女身上，如何做到有質量的長壽呢？

生活有目標

觀察發現，幸福與心態關係重大。那些有生活目標的人，才能擁有高的生命質量；而心態消極、無所事事者，生理與心理會迅速地衰老退化。

日本東北大學的醫學家經過長達7年對4.3萬名年齡在40—79歲之間的公民進行了跟蹤研究。研究發現，其中5%沒有生活目標的人，患病及自殺的幾率要比其他人高得多。患心腦血管疾病的的幾率比常人高出一倍。科學家發現，人類發病的原因當中，心理因素佔了30%-40%，如果生活沒有目標，隱藏在你潛意識中的自毀機制便悄然啟動，身體就會每況愈下。

追求與目標，可以小到求生意志的細枝末節，也可以大到為社會做貢獻的事業心。

激發求生意志是最好的保健藥。觀察一下，發現越是條件優越顧得起保姆照顧的老人，越衰老得迅速；而那些不得不堅持生活自理的老人，卻活得更硬朗。一位退休金微薄、兒女不在身邊的街坊老太太，80多歲了生活依然完全自理，小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每天按時上街溜彎，不時打幾圈麻將，過得很自在。成都蓬溪縣有位112歲的老太太，一生從未進過醫院，健康長壽秘訣就是性格樂觀、堅持做家務，洗衣服、掃地、照顧小孩樣樣都幹；中國長壽之鄉巴馬的老人羅美珍，都110歲了還能上山砍柴。墨西哥一位被醫生「判死刑」的患癌症老人，兒子兒媳出車禍去世後，他的癌症竟突然好了，是撫養孫子的強烈責任感，激發出了他自身免役系統的巨大能量。

追求也可以是愛好。102歲的日本老人下川原孝，從99歲開始參加體育比賽。2009年擲鉛球達到5.11米，創下百歲以上老人的世界新紀錄。日本東京老人綜合研究所的研究發現，日本老人的運動能力、步行速度及握力都比十幾年前有了明顯的提高。現在中國老年大學很時尚，很多中國老人退休後開始學畫、學文、學唱歌跳舞、體育，活得興致勃勃，越活越年輕。

終生工作

延長自己的職業生涯，成為很多當代老人的追求。終生工作，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無數事實證明，人體機能不用則廢，越用越有活力。

90歲的英國著名鋼琴家范尼．沃特曼前段時間來中國擔任國際鋼琴賽事評委。她不但場場參加從評委打分直到竹筏漂流的所有活動，且每天一套考究漂亮的衣裝，散發着成功成熟女性的魅力。她說，只要她還能行走，就沒有退休的理由。

意大利女細胞學家麗塔．萊維—蒙塔爾，在年滿百歲時依然每天清晨準時出現在歐洲腦研究所，除科學家身份外，她還是意大利參議院資深議員，利用議員身份推動意大利的科研發展。她說，自己現在的思維比20歲時更清晰。

日本婦女黑田九子105歲了，還在少管所擔任傾聽志願者，她曾在少管所做了半個世紀的教管員。澳大利亞的羅賓斯夫人已有107歲，可還在醫院做義工。每個周二，人們都會見到穿着漂漂亮亮的她在醫院收發室裡收發郵件。她健康長壽的秘訣，除了善良、慷慨、快樂之外，還有每月要讀15本書。

在中國，退而不休者也漸成為時尚，對很多人來說，工作已從謀生變為生命的必須，在工作中感到為人需要。北京、上海甚至有專門針對老年專業人的招聘會，爭奪這些白髮人才的激烈程度超過了海歸MBA。很多到達退休法定年齡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找機會繼續工作，以便不與社會脱節。

樂觀進取

樂觀，能讓老人生活更有質量。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說，「美國老人越老越快樂」。理由包括：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興趣愛好、去旅遊、做志願者。參加調查的75歲老人中，只有35%承認自己老了。

意大利老齡化程度僅居日本之後，每5個人中間就有一人年齡超過65歲，預計到2050年65歲以上的老人將佔意大利人口的45%。然而與此相應的是，意大利老人的生理與心理年齡都比上代人更年輕。在意大利，從61歲-76歲的人被稱為「新老年」，他們中很多人依然活躍在職場及社會各領域。意大利五分之一的就業者都是從50歲~64歲的公民，調查顯示，他們中98%的人認為自己並未進入老年。意大利「新老年」積極進取，也更注重享受，喜愛名牌，其消費額佔意大利全國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二，老年消費品成為一個勃勃發展的朝陽產業。

生命的質量，比長度更加重要。

■老年人在跳交誼舞。 網上圖片

荔灣河燈節

杜亦有道 阿杜

節日由人創，因此不久前香港有個「灣仔節」，九龍也聽說想搞個「油尖旺嘉年華」，用這些「節」來彩飾太平，促繁榮吸遊客，不錯之極。

周前四月五日清明節，正是農曆三月初三，廣州友好電告「即上來湊熱鬧」，原來他們由今年起定三月初三為荔枝灣河燈節，實行效法泰國傳統之「水燈節」，民族群聚慶祝齊放「水燈」。廣州之河燈節就簇集群眾在荔灣水面放蓮花狀的「河燈」，荷花瓣上寫上平安長壽學業進步等字句，花蕊心燃蠟燭放水面任漂流，是夜一灣蓮花漂泛煞是奇景，較之泰國水燈節不遑多讓。

泰國傳統之「水燈節」是在農曆十一月五日，而非廣州之三月初三。這三月三在中國也曾是一個「節」——「女兒節」，如今仍被秉承中華文化之日本和韓國訂為節日，他們仍叫之為「女兒節」，是源自唐詩《儷人行》之「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而來；韓國人更呼應唐詩，該日女孩子群趨澗邊河畔洗濯打韆鞦，真真正正的女孩展青春歡樂日。如今我們祖國卻將之列為許願祈福的河燈節，不限於女孩而是全民同樂了。

「河燈節」使筆者想及一事，廿五年前「永遠的影帝」劉德華初出道為丁善璽導演邀拍一部鬼異愛情片《好彩撞到你》，便是說旅遊泰國過水燈節去放水燈遇上鬼的故事。該片女主角是台星喻可欣，巧妙的是拍完片後兩人曾聯袂遊鄰埠名旅遊地華欣市，阿華與阿欣共聚華欣，由此生情，熾熱之下有過結婚之念，後來華仔臨崖勒馬棄情，沒影響他此後廿多年之影帝大業，但那位喻可欣卻在影帝大紅後，多次在台發招公召華仔認情歸位，華仔是情去不能留，不作任何回應「睬你都傻」了。

筆者在泰水燈節迄今難忘的第二樁事，並非那首《來來喫痛》之水燈節歌，而是有次在撈視河畔漂移之紙紮水燈中，赫然發現一盞上有幾個中文字並非「願長命百歲」之類而竟是一句「×你老母呀！」當即想此一定是敵同鄉香港某些頑童大冤鬼之手筆，堪稱水燈節之絕品矣。

射與矮

隨想國 興國

多倫多的李春海先生來函，要我幫他解惑，因為他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古人造字後不知什麼原因將兩個字誤讀了。一個是『射』字，一寸之身，當然應該是『矮』(ai) 小之意，然而卻讀音為『she(射)』。相反的又是矮字，這個字意是將『矢』(一支箭) 委以力量，達到目的。意思應該是『she』之意，卻讀音為『ai』，真不知當初誰把它讀錯了。」

我不是文字專家，只不過偶而讀到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的《漢字的故事》，才寫寫一些漢字的見解而已。所以，李先生的一問，我自然先去查的，就是林西莉的書。書中有射字，沒有矮字。

甲骨文的射字，原來是一支矢搭在一把弓上，後來演變為右邊多了一隻手，而右邊的手，最後就成了寸字，左邊把張搭着箭的弓，成為了身字。這個字的本義，原來不是我們猜謎語時的謎面一寸身的意思，而是射箭的意思。當然，《呂氏春秋》說的：「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這裡的射，卻是猜度的意思。就是後來的射燈謎的射字之意了。

至於矮字，《說文新附．矢部》說：「矮，短人也。」不過，既然在林西莉的書裡找不到矮的甲骨文，我便去查左民安的《細說漢字》，也是沒有矮這個字，不過卻有委這個字。委這個字的本義，甲骨文的寫法，是左邊一棵枯萎了的死禾，頂端彎曲下垂，右邊是個跪在死禾前的女子。後來則把左右變成上下，所以原來的意思是「萎」，即是枯萎。

那麼再在左邊加上一個矢，是否象徵箭因為人枯萎而射不出，衍生出長不高的矮的意義，那就要請教文字學的專家了。

中國文字，因為有形象，可以提供想像空間，我也和李先生一樣，偶而會對某個字產生疑惑，而去尋求終極答案。

要娛人 先娛己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越來越發現，娛樂產品想要娛樂大家，必先娛樂自己，甚至只要自己玩得開心，便能成功讓受眾樂透。周星馳的無厘頭、劉鎮偉的扭橋，不都是先逗自己，才令大家捧腹？就如要感動人，必要自己有所體驗，才能把感動自己的帶給他人。

近來看動漫《銀魂》都有此體悟，這班幕後班底看來是嫌原作未夠過癮，不斷加入原創部分，除了讓原著漫畫追上電視連續劇，還自己來惡搞一通。明明是動漫，不但出個定鏡畫面，任由配音員自說自話，還播個真人版——拿實體公仔做cosplay，擺脱廠景走到草地上。或許很多人會覺得《銀魂》太瘋狂，但若看得穿，就是娛人娛己的顛覆大行動，讓人從心底綻放微笑。

上周末去看《黃韻玲春暖花開音樂會》，也看到類似的真理。演唱會向來都是要歌手投入，觀眾才能對號入座，全心享受。但去到黃韻玲這個級數，就更見明顯——她邀請了四位和音與她一起做主角，站到台前，用accapella及合聲唱了《零時十分》、《Man in The Mirror》及《萬水千山縱橫》，頭尾兩首更是聽得香港人樂透。他們玩聲效玩得出神入化，自己亦隨歌起舞，雖然是和唱者，卻連舞步也排練得頭頭是道。

黃韻玲還邀請他們各為自己的作品演繹，身為主角卻退居鋼琴之後，只做伴奏。古皓老師唱《咖啡》時，抵死地模仿劉德華的唱腔，不過效果不太明顯，要去到末段大家才意會過來；反而林俊逸扮費玉青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就捧腹大笑，他不愧為舞台劇導演及演員。

二人沒有利用solo時間大曬技巧，反而以模仿歌手這些小情小趣來逗取觀眾，亦令就算不認識他們的我，也享受其中。

其實無論是歌手還是創作人，常常執於探索娛樂大眾的方法，卻忘記了娛樂自己，其實這就是娛樂大家的不二法門。太執於方程式，過度執着創新，令作品工整，就沒有了趣味。